

紅樓夢

曲 劇



前 言

“紅樓夢”劇本現在出版了。

这个劇本的改編，是依照原著，并参照了~~这个剧本写成的~~。因为当时急于演出，就给这个劇本带来了先天不足的现象。虽然演出后，受到广大群众的关怀与鼓励，提出許多宝贵意見，帮助了我们修改，但是至今还是不能令人十分满意的。今天蒙出版社的催促，我們怀着遺憾和不安的心情，将它先行出版。我們衷心的希望大家，特别是对“紅樓夢”有研究的同志，給我們提出更多的意見，使它能够在今后的修改中日臻完美，成为一个較好的“紅樓夢”劇本。

“紅樓夢”是我国一部偉大的古典文学名著，要想以短短的三四个钟头表演出它的全部內容，是不可能的。因此劇本只能就它的中心主题和主要人物来进行表现。我們打算在对原著主题的高度概括和增加賈府后来的没落气氛方面再行加工；“黛玉葬花”、“宝玉挨打”、“定計冲喜”等場，还要尽量符合原著进行修改。因此，这个劇本也只能算是完成了它第一步的写作任务，我們相信今后在大家的关怀帮助之下，一定能够把它改得更好。

最后，本劇所用曲調，均系郑州市曲劇团所定。其他劇团演出时，亦可根据不同条件，增添新調，予以丰富。

改 編 者

1956年9月18日

第一場 寶黛談心

景：沁芳閣橋畔。

〔幕未起，內奏音樂，夾有鳥鳴聲。少時，幕徐徐展開，丫環雪雁、侍書二人在沁芳閣畔編花籃，另有兩個小丫環為他們折柳枝，大家又說又笑地。〕

雁：侍書妹妹你看，我編的是個梅花心的。你呢？

侍：我編的是個荷葉邊的，你編的那個打算給誰？

雁：我是給林姑娘的，你給誰呀？

侍：我這個……

〔折柳枝的小丫環，發現寶玉來了，有一個說：“寶二爺來了！寶二爺來了！”雪雁、侍書、都放下籃子，向遠處看。〕

雁：咱們快藏起來，寶二爺來了，吓吓他好不好？

侍：好。

〔大家笑着，分藏在花叢、太湖石及樹后，但寶玉并未來，侍書一人出來，又向遠處看，說：“寶二爺又過來了，藏好！”“來了！真來了！藏好！”侍書也藏起來了。寶玉上，顧盼四周的景色，欣賞自喜，寶玉坐在石凳上，丫環們從花叢、太湖石、樹后探出頭來窺笑，寶玉向哪方回頭時，藏的丫環就又藏起來。一會兒，有一個丫環竊笑失聲，寶玉當是什麼聲音，回頭去看，但未意識到有人在藏着，雪雁把編好的一只花籃投過來，四個丫環猛的一笑，同時急跑出來，寶玉剛要拾花籃，雪雁先拾起來

了。

宝：花籃給我。

〔丫环分散地一面嬉笑出声地跑下去。〕

雁：这是給林姑娘編的。

宝：給我編一个好不好？

〔这时，雁、侍已和小丫环走远了，在远处应声：

“好。”

宝：小心！路上有青苔，別滑倒了！（向远处關心的了望着。
轉过身來，唱陽調）

花枝濃密柳成蔭，四週寂靜無一人，

此处正好讀詞曲，不願在書齋里念經論。

〔自袖內取出“西廂記”，凝神閱讀。黛玉暗上，走至宝玉身后，宝玉未覺察。黛玉隨着宝玉身子轉動。少頃，猛地說：“好用功！”宝玉一驚。

宝：林妹妹來了。

黛：看的什么書？

宝：不过是中庸大学。

黛：哼，你別在我跟前弄鬼，趁早給我看。

宝：（笑）妹妹你看，（書遞給黛）千萬別告訴人。

黛：（讀書名）“西廂記”，“西廂記”。

宝：这才是一本好書呀！

（唱詩篇）

这样的好書真難見，不是我它難進大观園，

既不是闡發聖賢理，也不是代聖賢來立言。

西廂記既非經來又非典，又不与功名利祿有牽連。

論文章字字如珠玉，書中人个个活眼前，

若不信妹妹你去看，管教你廢寢又忘餐。

〔黛玉坐在石凳上讀書，兩小丫環上。〕

宝：你們慌慌張張往那里去？

环甲：二奶奶說，明天是宝姑娘的生日，老太太要給宝姑娘作寿，叫我們去收拾寿堂。

宝：又是一番鋪擺。

环乙：咦！那不是林姑娘么？

宝：她正在用功讀書呢，你們不要驚動她！

环甲：你看林姑娘，一天書不離手的。

环乙：二爺，我所說書讀多了才能做好文章，做好文章才能中举作官，是嗎？

宝：不要胡說了，你們忙去吧！

〔二丫環下，宝玉嘆氣。〕

（唱陽調）可嘆这个大觀園，功名利祿到处傳，

小小的丫環受沾染，也把這做官中举談。

（白）妹妹，看到哪里了？

黛：（闔卷）真正是好文章啊！

（唱鼓尾帶垛）

西廂記果然不尋常，詞句驚人字芬芳，

闔卷猶見人物在，引人入勝難遺忘，

那一些大學中庸比不上，這才是，才情洋溢、絕妙動人、貼性入理、有骨有肉的好文章。

宝：（唱陽調）好文章來好文章，只有你我能共賞，
若叫老爺知道了，少不得又要罵一場。

（白）我父親連詩經古文都不叫多讀，只是叫我把四書講明背熟，去誣功名、混飯吃，做一個世俗中的“祿蠹”。

黛：（唱陽調）自古祿蠹重功名，這骯髒的事兒我不願聞，
說什麼讀書為明理，俱都是謊言欺騙人。

宝：（唱陽調）妹妹才識實超羣，只有你一人知我心，

你就是“傾國傾城貌”，我就是“多愁多病身”。

黛：（羞嘆）你弄了這些詞曲上的話，來欺侮我，（假裝生氣地）我去告訴舅父舅母去！（欲走，寶玉急攔）

宝：好妹妹，我再不說了，千萬饒我這一遭吧！

黛：（忍不住地笑了）原來你也是个“銀樣蠟槍頭”。

宝：你說說，你咋也說這個，我也告訴去，

黛：你說你能一目十行，難道我就不会過目成誦了？

（寶玉笑，心曠神怡，環視周圍，見沁芳閣畔，景色宜人。

宝：妹妹，你來看！

（宝一手拉黛袖，載歌載舞。

宝黛：（唱小桃紅）百花齊開放，池內有鴛鴦。

蝴蝶翩翩扑扑楞楞任意來往，

這一陣春風擺動自來香。（重句）

宝：（唱打棗杆）

桃花兒鮮杏花兒豔，牡丹花兒大如拳，

李花兒輕粧淡抹惹人憐。

黛：（唱羅江怨）

莫看這春日百花爭相妍，俱不如秋菊傲骨耐霜寒，

宝：（接唱）

但願得花兒不謝永留人間。

（唱陽調）

但願得四季春常在，不分那酷暑與嚴寒，

你我永在花間游，心曠神怡樂無邊。

（鳳姐內白：“你們先走，我就來了。”兩小丫環匆匆過場，鳳姐上。

宝：鳳姐姐，上那里去？

鳳：上那里去，一个身子分成三份兒也忙不过来，大老爺有病了要請太医看病；娘娘又派人來叫齡官們進宮做戲，老太太的丸藥吃完了，又要配丸藥，剛才莊頭們繳了些租子，帶來的东西，也得派人點驗。

宝：这些事你動動嘴也就行了。

鳳：宝兄弟說得倒容易。（欲下）

黛：（笑語）那你不得了“百事忙”了？

鳳：我的事还多着哩，不和你这个丫头纏嘴。（笑，匆下）

黛：（唱陽調）

鳳姐姐实在太精明，每日里忙碌不消停。

他專为銀錢費心机，

宝：（接唱）这件事真叫人头痛。

（襲人上。）

襲：二爺，老爺叫你赶快回去！

宝：（不耐煩地）好，我就回去。

（宝玉恋恋不舍地同襲人下。黛見宝去后，凝視良久，悶悶地欲下，突然从牆外傳來笛韻悠揚，歌声婉轉，忽断忽續，黛玉停步，側耳細听。

幕內一女音独唱四季相思調：“良辰美景奈何天，賞心樂事誰家院，……”

黛：（點頭自嘆）唉！原來是梨香院在排戲，这戲中也有好文章啊！

（幕內歌又起，黛玉傾听。“只为你如花美眷，似水流年……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間……”

（黛玉心動神搖，如醉如痴）世人只知看戲，未能領略其中的趣味，真乃可嘆啊！

(唱陽調)

听戲文不由得令人悲痛，念身世怀故土好不伤情，
千愁万慮怎排解，可憐我失父母孤苦伶仃。

(自語)如花美眷，似水流年；如花美眷，似水流年……
……唉！

——幕徐落——

第二場 宝釵做寿

(二幕外。四小丫环、鶯鶯過場，紫鵲上喚鶯鶯。

鵲：鶯鶯姐。

鶯：紫鵲妹，啥事兒啊？

鵲：(唱銀扭絲)

你看天色只怕要變，林姑娘多病怎禁春寒，
宝姑娘生日到，又要鬧一天，我特地送披風來到堂前。

鶯：(唱滿舟月)

紫娟做事真細心，難怪姑娘待你親，
林姑娘不斷把你來談論，有了你省却了老太太多少心。

(襲人上。

襲：你們倆在這兒說啥體己話兒？

鶯：襲人。

鵲：宝玉在老太太身邊，你放心吧，丟不了。

襲：你听听，在那里學來這些刻薄話兒。

鶯：這是什麼東西，下功夫包得這樣結實，這樣好看呀？

襲：年前沒事兒，打了幾個結兒，給宝姑娘慶壽的禮物。

鵲：你真有心機，怪不得太太疼你，(對鶯)把披風給你，林

姑娘來了，給他披上。（下）

襲：我問你一句話。

鴛：啥事兒？

襲：（唱陽調）

你是老太太屋里的人，啥事兒你比我知道的真，
月錢為何還不發——（行絃）

〔內鳳姐聲：“鴛鴦！”〕

鴛：（急阻止伸出兩個指頭，示意鳳姐來了）二奶奶！

〔鳳姐自左上。〕

鳳：鴛鴦？

鴛：二奶奶。

鳳：（接唱）你隨我拿鑰匙把帳紗來尋。

（白）老祖宗叫你隨我去到他的樓上，拿兩疋帳紗來，把
晉壽堂里的換換。

鴛：是。

鳳：（向襲人）你在这里干什么？

襲：二奶奶，今兒寶姑娘生日，我趕着送點禮物，也是做奴才
的一番情意。

鳳：嗯！襲人凡事想的週到，你交給平兒收了吧。

襲：是。

鳳：（向鴛）你可快些來？

鴛：就來。（鳳下）前兒个我也為這事問過平兒，他說把錢放
成賬了，利錢還沒有收回來。哪一月都有上千的進項。

襲：（唱滿舟月）怪不得月錢不發放，原來因為這一樁。

鴛：（接唱）拿咱的月錢去放賬，他呀，眼巧事兒使乖真內
行。

（白）二奶奶還等着呢，回來了咱兩個好好熱鬧熱鬧。

鶯：哎，可不行！宝二爺把小丫頭慣的跟沒王爺一樣，出來的久了，不定鬧出啥事哩，我回去安排安排再來。

鶯：好。

〔二人分下。賈母扶紉、鳳與王夫人同上。〕

母：今天寶丫頭生日，咱們要熱鬧熱鬧樂一天。

紉：老祖宗，咱去看看鳳丫頭收拾的怎么样了。

母：收拾的不好了，我可不答應。走，隨我看看去。

鳳：老祖宗，你偏心。（唱紐絲）

你偏向我的珠大嫂，你教他不動一槍一刀，

白吃白听戲，只陪着你說笑，你叫他仗着你把刺兒來挑。

母：（向紉）看這個潑辣貨，我還沒說她，她先編排我許多不是。（唱陽調）

別先怨我有偏向，她就比你辣子強，

今天給宝釵做生日，猴兒啊，那件事你都得安排妥當。

紉：（向鳳）妳還貧嘴，客人为何還沒請到？

〔鶯鶯引宝釵上。〕

鶯：宝姑娘來了。

釵：（唱紐絲帶腔）

晉壽堂收拾的亮堂堂，不覺一陣喜洋洋，

老祖宗喜愛我，和別人不一樣，她為我做生日，設宴晉壽堂，

老太太我祝你多福又多壽，宝釵來遲罪難當。

〔白〕老太太萬福！姨媽好！

母：好，坐吧。

母：你母親為何沒來？

釵：我哥要出門，我母親不放心，還要給隨行的賬房伙計交代，一時不能抽身。

母：啊！鳳丫頭，紗帳換上沒有？

鳳：換上了。老祖宗那是什么紗呀？

母：虧你當家理事這幾年，那是“軟烟羅”，又叫“霞影紗”，當慢帳是極好的。明日再拿出几疋來，把寶丫頭、林丫頭的窗紗都換成這，再把我樓上的古玩搬到寶丫頭房中几樣，一個女孩兒家的屋子，太素淨了也不好。

釵：謝老太太恩典。

鳳：寶釵妹妹，真是“福星照命”了。

母：你又眼饞哪，啥東西少過你这个潑辣貨。（唱陽調）

寶釵生來有福相，貞靜賢淑不尋常，
溫存知禮多敬上，德言工貌比人強。

（白）寶丫頭，今天是你的生日，你愛吃什麼菜，愛聽什麼戲，點出來叫他們給你辦去。

釵：我愛吃甜爛的菜，愛看熱鬧的戲。

母：好好，真合我的心意，真合我的心意！

鳳：這好象是老祖宗心里想出來的，寶釵妹妹與老祖宗真有緣法。

母：這就怨不得我疼他啦。

〔小丫環上。〕

小丫環：二奶奶，都收拾好啦，筵席都用什麼家具？

鳳：金的玉的又沉又涼，把那一套瑪瑙鑲竹根的弄出來吧。搵上去又輕巧又雅致。

〔內聲：“老爺到！”賈政上。〕

政：參見母親！

母：罢了。（指坐）

鳳、釵：見過叔父
姨父大人！

政：罢了，宝玉哪里去了？

母：他还没来哩。

宝：（内白）林妹妹，快走，快些呀！

〔宝玉上。

宝：老太太！

〔黛玉随上。

政：嗯！

〔宝玉猛驚，忙向贾政施礼。

黛：老太太！舅父、舅母好！

政：罢了。（转向宝）奴才！你这样冒里冒失成何体统？

（唱陽調）

終日里懶讀書園中胡混，也不理時文八股無心功名；

我問你何時能上進，敗家規無王法辱沒門庭。

母：宝玉年幼無知，你管教的也太嚴啦！（向宝）过来站在我眼前！

〔宝玉站母身边。

政：（唱陽調）

非是孩兒管的緊，只为他沒有功名心。

母：（接唱）

今后讀書要上進，免得你父把氣生。

（白）今天是宝丫头的生日，大家都喜喜欢欢与她做寿，被你扫兴啦。不要入席啦！就在这里吃一杯，往前边去吧！

政：是。

母：（唱陽調）

万歲恩德如海洋，全家老少沾恩光，

鳳丫头快把酒斟上，与你叔父献一觴。

〔鳳敬酒。〕

政：謝母親！

釵：看酒。（唱銀紐絲）

一盞瓊漿雙手來敬上，福壽臨門家道恆昌。

皇上天恩厚，祖宗蔭德長，願姨父百事遂心上報君王。

政：哈哈！（接杯一飲而盡）

母：前邊去吧！

政：兒遵命。（下）

寶：什麼四書五經，不過是古人自己要立意造言，瞎編出來，欺蒙後世。時文八股，更是可笑。空空洞洞沒有一點意思，那些功名利祿之輩，便借為進身之路，富貴之門，真乃可笑！（冷笑）哈哈……。

黛玉：不要功名，哪來的富貴呀？

鳳：貓走啦！又成老鼠的天下啦！

釵：寶兄弟，你怎好評古論今呢？

母：冤家，要叫你老子聽見，看他剝不了你的皮！

鳳：寶兄弟就得讓老爺天天跟着，寸步不離才行。

〔內白：酒筵擺齊啦！〕

鳳：老祖宗，都快入席吧！

母：好。

黛玉：寶姐姐恕我不能陪酒。

釵、鳳：那怎麼能行？

母：林丫頭身體不好，不吃酒也罷。

〔場上只剩黛玉一人，其餘全下。寶玉回頭向黛玉示意。〕

黛玉：唉！（唱陰陽句）

好花易謝好景不長，省得席散又添淒涼。

不如且把詩稿評賞，避開了露難落得安祥。

宝：（上）妹妹！

黛：你怎么不陪着她们吃酒，出来作甚？

宝：坐在那里怪烦腻的慌。妹妹你再给我做一个荷包吧！

黛：不是给你做一个了吗？

宝：好妹妹，再做一个吧！省得丢了没有戴的。

黛：看你，还没有做就准备着丢，我真白给你做了，把身上戴的也给我。

（凤姐上。）

凤：老祖宗叫你们去吃饭，还要点戏呢。

（宝招呼黛玉齐下。）

（唱阳调）

宝釵自从进园来，我陪他奉承老太太，

老祖宗对他最疼爱，我与姨妈都开怀。

黛：（内白）老太太过来啦！

（贾母、宝釵上。凤姐母坐。）

母：凤丫头，你该下边歇一会啦！

凤：是。

（凤下。贾母躺下，宝釵给贾母捶背。）

釵：老太太躺一会吧！（唱慢阴调）

皇恩浩大洪福降，愿你福寿永无疆，

寿比南山松不老，（宝、黛上。同坐一旁读诗）

福如东海水流长。

母：你去吧，我自己躺一会。

（宝、黛在一旁读诗，津津有味，宝釵看见。）

釵：你们看什么？那样有味。林妹妹！拿过来让我看看。哎呀！诗词只可算闺中游戏，原可以会，可以不会。自古道：“女子无才便是德。”我们既识得字，就该读些烈女

傳，孝經一類的書，女孩家要以貞潔為主，女工還是第二件；象咱們這些人家，倒不要那些才華的名譽。

母：寶丫頭說的極是，你們應當多向她學些大道理。

寶：她偏愛聽這一套，古來的女才子吟詩詞者多的很。

釵：黛玉你過來，你還有一樁公案未了，快些招來吧！

黛：什麼事呀！跟縣太爺坐大堂一樣的兇呀。

釵：你那天行酒令的時候，把牡丹亭和西廂記上的詞都拉出來啦，什麼“良辰美景奈何天”“紗窗無有紅娘報”這是哪里學來的呀？

黛：那是我的嘴滑啦！

釵：可見作詩就不是你我分內之事，究竟也不是男人之事。男人讀書明理，應試作官，才是好事，若讀些村語，雜書，移了性情就不可救了！

〔寶不耐煩地把臉扭向一旁，不願卒聽。鳳姐上。〕

鳳：你們見過呆雁沒有？

釵：呆雁在哪里？

鳳：（用手絹在寶臉前一撩）呆雁在這裡，（又向天上一撩）呆雁飛啦！（寶和鳳撕打）寶兄弟不要鬧，小心你的玉。

母：寶玉，不要胡鬧啦！

釵：寶兄弟那塊玉，我倒沒有仔細賞識過。

母：寶玉，把你那塊玉取下來，叫你寶姐姐看看。

〔寶摘玉。〕

母：寶丫頭你咋不早說呢？

寶：什麼主貴的東西，我從來也不希罕它！（取玉交釵）

釵：（接玉唸）“莫失莫忘，仙壽恆昌”

鳳：我記得寶釵妹妹金鎖上邊也有八個字。

母：寶丫頭，把你那金鎖也取下來，叫我看。（寶釵取鎖交

母) 宝玉，我的眼花啦，看不清，你來給我唸唸！

宝：(接鎖唸) “不離不棄，芳齡永繼”。

鳳：宝釵妹妹金鎖上面的字和玉上的字正好是一對兒！

鶯：(內白) 老太太，開戲啦！

母：走！咱們看戲去。

——落 幕——

第三場 宝釵規劝

景：怡紅院內宝玉的住室。

幕啓：襲人坐在房中，做針線活。

襲：(唱陽調)

費心机把二爺來侍奉，只盼他來日能成名，

老爺太太高看我，終身相隨也有榮。

(晴雯匆忙上。

襲：晴雯！你慌慌張張的干什么？

晴：二爺叫我回來取那外國進來的茶葉來了。

襲：茶葉？

晴：二爺要送給林姑娘呢。

襲：二爺現在哪里？

晴：瀟湘館。

(要進內取茶葉。

襲：又是瀟湘館，咳……

(要取茶葉出來走出。

襲：二爺有这个貼身家將，越發不着家了。

雯：（回身）貼身家將怎么样？还有什么不是？

襲：小奶奶，誰敢說你呀！

雯：啊，明白了，怪二爺沒有終日守着你，却把惡氣煞在我頭上，你怎不把二爺拴在屋里呀！（急下）

襲：越是二爺不常在家，這死丫頭越會跟着湊越。

（郁悶地唱魚臥浪）

二爺一早就到瀟湘館，天到這時也不回還。

文章也不做，四書也不唸，老爺的吩咐攔在一邊。

年歲往上添，一點也不避嫌。常在那姐妹隊里終日貪玩。

左說右說總是不听劝，这样的人怎不叫我把心担。

（白）唉！整天都在姐妹隊里混鬧不休，也不求上進，真正叫人無法可施！

〔宝釵上。〕

釵：襲人。

襲：啊！宝姑娘來了，請坐吧。

〔釵坐。〕

釵：宝兄弟不在家嗎？

襲：唉！他哪有个家呀！跟園中的姐妹們好，也得有个分寸。宝姑娘你先坐一会儿，我給你倒茶去。（下）

釵：哎呀！可別錯看了这个丫頭，說的話可真有些見識啊。

（唱陽調）

襲人說話知大理，怪不得太太誇她有見識。

她身上我還得多多留意，暗地里要探探她的心思。

襲：（端茶上）姑娘用茶吧！

釵：襲人，你剛才說宝兄弟，到底怎么样啊？

襲：宝姑娘你是个讀書明理的人，你說說这样下去如何是好？

（唱漢江）